

息妫和宣姜

——《左传》中被时代所裹挟的女性

◆ 籍萌萌

读编年体史书，有点麻烦的是，要想追寻一个人的人生轨迹，需要逐年细探，摸索他的不同事迹。同时这点麻烦也能带来不少趣味，按时间的骨骼摸下来，常常毫无防备地看到一个人的人生变革乃至结尾，其中的震撼和纷杂滋味，是别的体例所不能代替的。这样读书的时候，有两位女性的人生在拼拼凑凑中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她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，但又很相似，大抵是那时女性的一个缩影吧——被时代所裹挟，无论后人的评价想象如何，终是身不由己罢了。

一位是陈国的息妫。她在《左传》中的第一次出场，是鲁庄公十年（前684），那年她和姐姐一同出嫁。然而新婚燕尔，便有不太平的事发生了：

蔡哀侯娶于陈，息侯亦娶焉。息妫将归，过蔡。蔡侯曰：“吾姨也。”止而见之，弗宾。息侯闻之，怒，使谓楚文王曰：“伐我，吾求救于蔡而伐之。”楚子从之。秋九月，楚败蔡师于莘，以蔡侯献舞归。（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）

当时蔡哀侯和息侯同时娶了陈国两姐妹，息妫由陈国出嫁到息国。陈国都城宛丘，即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，而蔡国都城在现在河南省的上蔡县西南，故而在息妫出嫁的途中，蔡国是必经之途。而蔡侯见息妫美貌，心中不安分，便借着“息妫是我妻子的妹妹”这个理由拦住了她。“弗宾”意为不礼敬，指蔡侯举止轻佻，冒犯息妫。息侯听闻此事，自然勃然大怒，便设计报复蔡侯。于是息侯派人找到楚文王说：“你来讨伐我，我求救于蔡，然后你攻打蔡国。”楚文王同意了，便于当年秋九月实施计划，在莘这个地方打败了蔡国军队，俘虏了蔡侯回楚国。

蔡侯被擒之后，想要设法报复息侯，便暗中对楚文王大肆赞誉息妫的美貌，说得楚文王动了心，灭了息国，夺息妫为妻，还生了堵敖和成王两个儿子。然而息妫自从嫁给楚文王之后，从不主动说话，只有楚文王跟她说话时，她才回答。楚文王问她是什么原因，她说道：“吾一妇人，而事二夫，纵弗能死，其又奚言？”一句话说尽了对自己命运的无力和无奈，一直被他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自己毫无办法，也只能用不主动说话来守护一点自己的内心。然而命运并没有放过息妫，前675年，楚文王在攻打黄国后的归途中病故。丈夫一死，息妫的美貌又给她带来了新的波折。

楚令尹子元欲畋文夫人，为馆于其宫侧，而振《万》焉。夫人闻之，泣曰：“先君以是舞也，习戎备也。今令尹不寻诸仇雠，而于未亡人之侧，不亦异乎！”御人以告子元。子元曰：“妇人不忘杀仇，我反忘之！”（《左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）

楚国令尹子元，也是楚文王的弟弟，觊觎息妫，在息妫的宫殿旁边盖了座公馆，时常命人振铎为节，跳《万》舞。息妫听说了，垂泪道，“当年先夫殉国，人作此舞，是为了练习兵戎戒备；令尹不把这舞用于报仇，倒是用在我这未亡人身上，差异是多么大啊！”子元听说了叹道：“一个妇人都不忘报仇，我反倒忘了！”于是便发兵攻打郑国。而两年后子元伐郑归来，仍不死心，还强行住在王宫里，想要把息妫弄到手，还把劝阻他的鬬射师抓了起来。不过当年秋天，子元被鬬班所杀。而息妫后面的事情，也没再出现在《左传》里。

另一位则是卫国的宣姜。宣姜是齐僖公的女儿，姜乃齐国的国姓，宣意味着她是卫宣公的夫人。然而



▲《列女传·息妫》



▲《列女传·息妫》



▲《列女传·宣姜》

宣姜其实最初并不是以宣公妻子的身份进入卫国的：

初，卫宣公弑于夷姜，生急子，属诸右公子。为之娶于齐，而美，公取之，生寿及朔，属寿于左公子。夷姜缢。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。公使诸齐，使盗得诸莘，将杀之。寿子告之，使行。不可，曰：“弃父之命，恶用子矣！有无父之国则可也。”及行，饮以酒，寿子载其旌以先，盗杀之。急子至，曰：“我之求也。此何罪？请杀我乎！”又杀之。二公子故怨惠公。

十一月，左公子洩、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。惠公奔齐。（《左传·桓公十六年》）

从桓公十六年（前696）的记载可以看到，卫宣公原本和夷姜有私情，生有一子，名曰急子。夷姜是谁呢，是卫庄公的姜，也即卫宣公的庶母，宣公与庶母私通，继位后便立夷姜为夫人。而宣姜，原本是宣公为儿子急子娶的媳妇，可是宣公一看到宣姜非常美貌，立刻把儿子扔到一边，把儿媳纳为夫人，还生了两个儿子寿和朔。而后宣姜与儿子朔一同构陷急子，宣公听信了，便派急子出使齐国，在莘埋伏下杀手，打算杀掉急子。宣姜的另一个儿子寿得知此事，便偷偷告诉急子，让他不要去。可是急子认为若是不去，便是无视父亲的命令，还是坚持要去。寿无法劝阻急子，便抢先急子而行，拿着急子的旌

旗假装是急子。埋伏的杀手误以为目标已到，便把寿杀掉了。后到的急子看到寿代他而死，说道：“这是我所求的事情，请杀了我吧！”于是也被杀掉了。公子朔便因此得以继位，成为卫惠公。不过惠公以谗言得到大位，引起了左右公子的不满。于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，二公子立公子黔牟为君，惠公出逃到了母舅家齐国。

鲁庄公六年（前688），齐襄公得到王命，率军攻打卫国，杀掉左右公子，使卫惠公回国复位。鲁闵公二年（前660），《左传》中又补叙了惠公复位后的事情：

初，惠公之即位也少，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，不可，强之。生齐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许穆夫人。

惠公刚即位之时尚年少，虽然左右公子已死，但惠公的势力仍不稳固。此时齐襄公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便是叫昭伯和宣姜私通，以巩固势力。昭伯是谁呢，根据《史记》，昭伯是文宣公的儿子，是急子的弟弟公子顽。公子顽虽不愿意，但在齐国势力的强迫之下，也只得同意。后来宣姜与公子顽生了五个孩子，其中一个便是卫国后来的一任君主文公。

三

《左传》中关于这两人的记载就是这些，也没有对两人进行评价。不过后人在这两人的事迹倒是多有补充、改写和评价。就拿《列女传》来说，息妫被写入了《贞顺传》中，但所记录的故事与《左传》的记载颇为不同，说是息妫被楚文王掳走后，为息君守节殉情而死，息君也随之自杀，并按颂云：“楚虏息君，纳其适妃，夫人持固，弥久不衰，作诗同穴，思故忘新，遂死不顾，列于贞贤。”而宣姜在《列女传》中的记述则基本与《左传》相同，但却把她放在了《孽嬖传》中，按颂云：“卫之宣姜，谋危太子，欲立子寿，阴设力士，寿乃俱死，卫果危殆，五世不宁，乱由姜起。”

与《左传》中的记载相对照，两人的事迹一个改了，一个没改，按语评价也完全不同，可见作者是带了自己的价值观进行编撰改写的。然而从《左传》对这两人的记载来看，对宣姜这样评价，未免也太不公平。单看她不断改嫁，或许觉得她不够忠烈守节，可是哪一次是她能够选择的呢？本来要嫁给急子，却被公公抢走了；后来又被迫舅家安排嫁给急子的弟弟，公子顽不愿意，那宣姜愿不愿意又有谁知道呢？不，应该说她是根本没有人在意一个女人的想法。当然她不该构陷急子，但站在她的立场想想，她为了要存活，保全地位，扶植自己的孩子上位，确实是最佳选择。《列女传》中说五世之乱皆由她起，未免也太有失偏颇。若是文宣公不抢走这位儿媳，宣姜大概就会和急子过安稳的生活，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沉浮和战乱了。息妫也是一样，只因美貌而被抢来抢去，全靠自己选择的余地。《列女传》中的息妫殉情而死，还是出于自己的意愿，或许还算后人一点美好的祝愿了。

息妫和宣姜，是当时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。抛开后人出于自己的价值观而给她们附加上去的杜撰和渲染，她们都只是当时时代大潮中身不由己的孤零零的女性，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，无力摆脱自己的命运。而她们还是能够出现在史书中的贵族女性（虽然仍是依附性的），那些无法出现在史书中的平民女性呢？她们是否更加弱小无力，在男权社会中无望地挣扎？还是反而因为平民的身份，比息妫和宣姜们获得了多一点点自由？我不知道，希望会是后者吧。

►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

西汉文学家扬雄就书法是人的心灵描绘说过一句名言：“书，心画也。”清人刘熙载深悟扬雄之意，进一步诠释道：“书，如也。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字如其人的说法流行书坛。今年六月，在北京故宫武英殿举办的第六编历代书画展上，我有幸领略了唐代大诗人李白“字如其人”的艺术风采。诗界谪仙李白的诗是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但李白的字却存世稀有，仅留下一幅这次展出的《上阳台帖》。

《上阳台帖》是李白书写的一首四言诗，秉承他一贯的大气跌宕，雄漫洒脱的风格。全诗十六个字：“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。非有老笔，清壮何穷？”诗后有九字落款：“十八日上阳台书，李白。”名人书画历来是艺界宠物，评论如潮，褒贬纷繁。李白自己就评论过别人的作品。比如，他用诗来评论王羲之的字，他有一首《王右军》，其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右军本清真，潇洒出风尘。”后来赵孟頫诠释道：“右军潇洒本清真，落笔奔腾势入神。”说的是一个意思。李白为诗界泰斗，对他的字向来就有：“新鲜秀拔，呼吸清淑，摆脱尘凡，飘飘乎有仙气。”之赞誉。他的这幅《上阳台帖》诗格豪放，字势雄浑，笔划丰腴，符合李白性格特征和盛唐时代书风，更是吸引了历代文贤英豪之眼球。在帖卷上除了李白的25个字，还留有几十款历代帝王、高僧、文豪的题识和鉴藏印章。特别是宋徽宗用他价值连城的瘦金体恭谨地写下题识：“太白尝作行书，乘兴踏月，西入酒家，不觉人物两忘，身在外，一帖字画飘逸，豪气雄健，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。”后来，乾隆皇帝在题识中谈到，宋徽宗的题识不单指这幅《上阳台帖》，而是对李白书法的总体评价。

宋徽宗比我们更有幸，他能见到不止一幅李白的书法作品。但换个角度想，或许是我们比宋徽宗更有幸，因为我们在同一幅帖卷上能看到李白和宋徽宗身后的帝皇遗墨，文豪书法以及妙思纷呈的观感。这是宋徽宗历史性的遗憾，也是我们历史性的幸运。其实，这就是一件文物在生生不息历史长河中的价值和生命力。眼前的这幅《上阳台帖》已具有了远超过李白四言诗的生命张力。在这种张力面前，无论是它的书写者，题识者，收藏者，鉴赏者，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已，在近似于拉洋片般的过眼烟云中，她体现着历史主人的永恒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所有过客的云水风雷也就浸润在她的永恒之中。这是文物的气度，因此，文物是无价的。

如今，我这个小老百姓何德何能，可以背手凸肚地观赏这

李白留下一幅字

◆ 傅震

《上阳台帖》？在故宫的展位上贴着一张白色小卡片，平平淡淡地印着一行小字：“新中国成立后由张伯驹先生赠予毛主席，毛主席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。”一位名士，一位领袖，在上世纪交手接力，将《上阳台帖》送到大众面前，惊天地，泣鬼神。《收藏》杂志今年第六、七两期连载了国内六位大收藏家的事迹，其中讲述了张伯驹为防止珍贵文物流失海外，倾家荡产的收藏保护了一批顶级文物。我追根寻源，翻开任凤霞女士所著的《一代名士张伯驹》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）在“诚献瑰宝，世代流芳”一章中记载：“伯驹割爱，通过统战部徐冰同志将此帖转呈毛主席，并在附信中写道：‘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《上阳台帖》呈献毛主席，仅供观赏……’毛主席收到此帖，观赏数日，也十分爱惜，后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。”

书中还记录了1956年张伯驹夫妇，为支援国家建设，将《平复帖》《张好好诗卷》《道服赞》《游春图》《诸上座帖》等一大批顶级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，轰动海内外。书中记下了捐献文物的前一天晚上，“夫人的无私和深明大义深深地感动着伯驹。他起身走到画案前，挥毫几笔，一束飘香的幽兰跃然纸上，他工整整地写道‘知我者，慧素也’。”从北京回沪后，我在一本知名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录，作者讲他在“文革”中的某个寒冬，见到张伯驹在一位女红卫兵的呵斥下，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，冻裂的双手敲打着挂在胸前的铜锣，嘶哑地叫喊着：“我是大右派，我是大右派……”我似乎听得见那寒风的呼号，我似乎也闻得到那幽兰的芬芳。我在想，李白即使有非凡的想象力，也纵难料得到他留下的一幅字会留得如此风雷激，云水怒。

在此文收笔时，传来陈鹏举先生的微信，告知文化名人黄永玉先生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个人书画展，我欣然前往。展览中有一幅黄永玉先生画张伯驹先生的人物画，画旁有篇小记，其中写道：“四害伏法，伯驹先生及碌碌众生得活。月入八十元与潘素相偕为命。某日余携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，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，孤寂索寞，坐于小偏桌旁。餐至，红菜汤一盆，面包四片，果酱一碟，黄油二小块。先生缓慢从容品味。红菜汤毕，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，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，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。余目送此庄严背影，不忍他移。半月后，惊闻伯驹先生逝世……”我站在画前怦然不已，心中有了此文题目：李白留下一幅字。